

锁住童年记忆,长沙女孩打造“时光机”

大三学生屈鑫宇将旧电视机改造成儿时场景,只为呈现“家的感觉”



扫码看视频

屈鑫宇用旧电视打造的“时光机”。

受访者供图



12月18日,湖南长沙,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内,大三学生屈鑫宇的创意作品引发关注。她将一台淘来的旧电视机拆解改造,用羊毛毡手工还原儿时爷爷奶奶家的生活场景,搭配遥控灯光装置,让珍贵的童年时光“锁”在屏幕中。

灵感溯源,旧物件里的童年情结

“老师说可以在旧物件上做新改造,瞬间让我想起了爷爷奶奶家的旧电视机。”屈鑫宇介绍,这个创意始于11月初的课堂启发。在她的童年记忆里,爷爷奶奶家的老式电视机是童年快乐的源泉,见证了放学后的欢乐时光与家庭团聚的温馨。

“想把这些转瞬即逝的回忆永久留存下来。”确定创意后,屈鑫宇在网上搜寻合适的旧电视机,选中了一台款式贴合童年记忆的老式机型。“而拆解过程远比想象中复杂,电视机内部有很多细碎零件,既要彻底清理干净,又不能破坏外壳的整体结构,光是拆件和打磨就花了近一周时间。”屈鑫宇坦言,其间曾因担心损坏外壳多次暂停操作,最终在耐心摸索中完成了基础改造。

时光魔法,将记忆“锁”在旧电视里

拆解改造完成后,屈鑫宇投入到羊毛毡摆件

的制作中。为还原童年场景的真实感,她参照记忆中爷爷奶奶家的布局,制作了桌椅、摆件、墙面装饰等微型道具。

“羊毛毡塑形需要极大的耐心,每一个小物件都要经过反复戳压、塑形、修剪,一个小小的桌椅就要花费两到三天时间。”屈鑫宇介绍,制作过程中,常常会因为细节不够贴合记忆而推倒重来,只为呈现最熟悉的“家的感觉”。

为了让作品更具沉浸感,屈鑫宇特意加装了可遥控的灯光装置。“按下开关,灯光慢慢亮起,就像小时候打开电视机一样,瞬间就能把我拉回童年时光。”灯光亮起,羊毛毡制作的温馨场景在柔光中更显灵动,仿佛穿越回儿时放学后围坐在电视机前的日子。

“旧物件本身就带着时光的温度,通过创意改造赋予它们新的生命,既能留存回忆,又能传递温暖。”屈鑫宇希望未来能尝试更多类型的老物件改造,通过作品唤醒心中的美好记忆。

■文/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田甜

选专业未协商,学费太贵,离异父亲咋担责

法院:父母对子女并非“无限责任”,承担孩子部分学费

三湘都市报12月18日讯 父母离异时曾约定共同承担女儿大学学费,当女儿考上学费不菲的美术专业后,生父以“无力承担”为由拒绝履约,女儿因此将父亲起诉至法院。

近日,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该案,最终部分支持了女儿的诉讼请求,明确父母对子女并非承担“无限责任”。

几年前,刘玲的父亲张辉与母亲刘霞协议离婚,约定尚在读中学的刘玲随母亲生活;父亲每月支付1000元的生活费直至刘玲大学毕业;大学期间的学费由父母各承担一半。

今年9月,刘玲被湖南某高校美术专业录取,每个学年的教育费为30889元,其中仅学费就达28000元,其余为代收费和住宿费。刘霞无力独自承担,与张辉协商却遭到了拒绝。刘玲因此向法

院提起诉讼。

法院审理后认为,张辉与刘霞在离婚协议中关于刘玲生活费、大学学费的约定合法有效,双方均应遵守。但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刘玲未来报考大学的类型、专业及学费标准。从本案实际情况来看,张辉自述无正式工作且需承担自身疾病治疗费用,经济条件并不宽裕;而刘玲及母亲在填报志愿时,未就高学费专业事宜与张辉充分协商,每年3万余元的费用已超出一般大众对普通高校费用的合理预见,也超出了张辉的实际支付能力。

法院参照湖南省相关收费标准,确定学费为8000元/年。最终判决由被告张辉承担刘玲2025至2026学年学费为10889元(8000元+1589元+1300元)的一半即5445元;大学期间每学年学费由张辉承担4000元,其他代收费用及住宿费待实际发生后凭票据由张辉承担一半;张辉每月支付1000元的生活费。(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

■文/视频 全媒体记者 魏灿 通讯员 李阳



军哥说新闻

古画失踪离奇现身拍卖场? 文物保管岂能如此糊涂



扫码看视频

估价8800万元的明代仇英《江南春》图卷,本应是南京博物院馆藏,却意外现身拍卖场;庞家后人无偿捐赠的五件文物“失踪”,最终与博物院对簿公堂。

面对舆论质疑,南博以“两次鉴定为伪作”“上世纪90年代依规处置”回应,但关键疑问仍未解答。我国多数博物馆依赖社会无偿捐赠,在此背景下,文物保管的“糊涂账”不仅刺

痛公众神经,更拷问着文博机构的公信力与管理制度的刚性。

文物捐赠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,66年前庞增和先生将137件“虚斋旧藏”古画无偿捐赠南博,这份信任源于对文博机构“守护文化根脉”的托付。然而这份托付却成了庞叔令女士的伤痛:2024年索要藏品清单遭冷遇,2025年发现五件藏品失踪,直至在拍卖预展看到仇英《江南春》,其母亲更因此忧心离世。

一边是博物院“依规处置”的轻描淡写,一边是捐赠家族的锥心之痛,核心矛盾直指文物处置的程序正义是否缺失。

南博以谢稚柳等专家两次鉴定为伪作作为处置依据,不可否认专家的专业度,但鉴定结论能否成为单方面处置捐赠文物的“尚方宝剑”?按文物管理逻辑,藏品真伪判定与处置理应告知捐赠人及其后人,保障其知情权与异议权。可南博既未履行告知义务,也未留存清晰去向记录,更无法说清拍卖场的《江南春》与“处置伪作”的关联,这样的流程难以令人信服。

南博的表述背后,或潜藏文物管理的历史遗留漏洞。即便当年规定允许处置伪作,也需严格的登记、审批与溯源制度。但南博至今无法提供五件藏品的流转材料,违背了文博机构“账物相符、来源可查、去向可追”的基本要求。

尤其仇英《江南春》曾被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列为“非要不可”的珍品,若真是“伪作”,为何处置后会现身高端拍卖市场且估价不菲?这一矛盾亟待司法调查厘清。

庞家与南京博物院的纠纷并非孤例,它暴露了文物捐赠与管理领域的普遍问题:捐赠人知情权如何保障?鉴定复核机制是否健全?历史处置档案能否完整留存?这些问题关乎捐赠家族权益,更关乎文博行业信誉与文化传承根基。

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瑰宝,文博机构是守护这些瑰宝的“圣地”,其公信力建立在每一次规范的保管、每一次透明的操作之上。

目前案件已进入司法审理,南博的核查表态值得肯定,但公众更期待看到的,是一场彻底的、透明的调查,是对每一件文物流转轨迹的清晰还原,是对文物管理流程的全面梳理与完善。

毕竟,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,每一份捐赠都饱含着对文化传承的期许,文物保管容不得半点“糊涂账”,文博机构的公信力更经不起丝毫透支。

唯有以严格制度与严谨态度守护文物,回应关切,才能不辜负社会信任,担当起文化传承的神圣使命。

■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评论员 张军 视频/刘文